

郑骞 著

永嘉室杂文



辽宁教育出版社

永嘉室杂文

郑
骞 著

新
世
纪
万
有
文
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嘉室杂文/郑骞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60-3

I. 永… II. 郑…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743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越男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责任校对	王 玲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181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9.8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饬，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并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本书说明

《永嘉室杂文》是已故台湾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专家郑骞先生的一部文集。

郑骞(1906—1991),字因百,祖籍辽宁,十一岁以后随家定居北京。1926年毕业于北京崇实中学,随即保送燕京大学,主修国文。毕业后曾任教于河北女子学院、燕京大学、东北大学、暨南大学等校。1948年应台静农之邀,赴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其后曾数次渡海,赴香港、美国,执教于耶鲁大学、印地安纳大学等校。退休后转任台湾东吴大学、辅仁研究所教授。

郑骞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治学范围以古典文学及与文学有关的史学为主,兼及字画碑帖的考证及古天文学等其他许多方面。其学术研究著作有《辛稼轩年谱》、《景午丛编》、《燕台述学》、《陈简斋年谱》、《陈后山年谱》等数十种。又长于旧体诗词创作,有《清昼堂诗集》十二卷行世,收录其旧体诗1117首。

《永嘉室杂文》为郑骞晚年自编的小品随笔合集,收录了作者赴台湾前后杂文、序跋、演讲等60余篇。书中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形式也十分多样。既有纯粹学术性的研讨与论述,也有所谓“信笔所至”、记录一些“零星琐事”的随笔;既有对文史掌故、文学史料富于真知灼见的精辟分析,又有对往日旧事、个人经历坦诚而又富于情趣的回忆。从中既可以看到作者广博而又精深的学识,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学术的独到的体验和理解。不同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不同的收获,文史专家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文学史、文化史的有趣资料和精辟的见解,初学者可以从

中窥见前辈学者治学之甘苦与门径，一般读者亦可藉以增长知识、引发兴趣。

书中的文章并不都是学术文章，但却都可称之为学者之文，无论是论学术、谈掌故的篇什，还是记旧事、发感慨的文章，或者仅仅是“说几句笑话，聊以自娱娱人”的小品，都无不透露出一种文人学者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也不仅仅表现为作者对文史掌故、古典文学如数家珍、得心应手的引用，更表现为作者那种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一种学者的睿智与机趣。作者尝自谓其诗作云：“丝毫无关于国计民生，反映不出我所经历的现实，真是大时代的小人物，大园子里的野草闲花。”其所作杂文、随笔，大致亦可作如是观，除了《陆放翁的〈示儿〉诗》、《郭子仪与黄天霸》等文含蓄而曲折地透露了作者对时事的一点关切，以及赴台后一些记录北平旧事的文章隐隐流露出几分去国怀乡之思外，我们在这部文集中很难看到对他所经历的这半个世纪社会风云的反映。然而，或许正是这种对于社会政治的相对疏离，成就了一种超脱而独立的学者品味。这大概也是学者之文不同于革命家之文或政治家之文的地方。另一方面，作者又善于写切近生活的身边琐事，将典雅的学术品位与浓郁的生活气息糅合在一起。而且，无论治学为文，作者皆出于坦诚率真，其谈论学术，多有自己思考体会出来的真知灼见，其叙事写人，也“句句皆是实情”，“都是老老实实的由衷之言”。其语言风格在典雅隽永之外又不乏风趣通俗。即使是纯学术的话题，也常能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像《〈文化与生活〉序》中的“馄饨皮馅”之喻，《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中的“电风扇”之喻等，将抽象复杂的学术问题以幽默风趣、通俗形象的比喻道出，确是别具一格。总之，郑骞的《永嘉室杂文》不仅能给人以学识与智慧方面的启迪，又能使人品味到风雅隽永而又亲切自然的文风，很值得一读。

《永嘉室杂文》是在郑骞故世后，由其学生林文月教授整理交由

台湾洪范书店出版的。但书中大部分文章在作者生前已由他本人精心审校并修删排列就绪。这次点校即以洪范书店一九九二年版《永嘉室杂文》为底本。才识所限，点校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周 蔚

1997年8月

【目录】

本书说明

杂文上(民国三十七年来台湾以前作)

从研究古典文学说到崇实四圣 / 1

这种书瘟一点 / 7

听戏不忘读诗 / 11

愧二陶室说 / 15

帝王的幽默 / 17

过河拆桥 / 20

狗 / 23

论食忌 / 25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 28

四十之年 / 31

陆放翁的《示儿》诗 / 35

郭子仪与黄天霸 / 37

杂文下(来台湾以后作)

读梁实秋撰《读中国吃》/ 40

搬家诗话 / 54

此生已愧须人扶 / 64

“四书”漫谈 / 69

漫谈藏书 / 80

- 从后山诗中的黑黄白说起 / 88
- 再论陈后山诗中的黑云黄槐白鸟 / 99
- 唐伯虎的一首七律 / 102
- 题画诗与画题诗 / 108
- 治学漫谈 / 117
- 燕京大学中文系 / 120
- 睿湖往事——怀亡友胡庆育 / 125
- 怀念沈刚伯先生 / 128
- 怀念钱思亮先生 / 131
- 伤逝八韵——戴静山屈翼鹏逝世十周年纪念 / 133
- 吾道渐消沉(附杨牧文) / 135
- 题《唐荆川集》/ 142
- 题旧藏《十八家诗抄》/ 143
- 题沈秋明师自书诗卷 / 144
- 题《美国西部风景画册》赠林文月 / 145
- 序跋上**(现代人著作)
- 屈著《诗经诠释》序 / 146
- 跋《屈翼鹏全集》/ 148
- 王著《南朝诗研究》序 / 150
- 黄著《两宋文史论丛》序 / 152
- 黄著《宋南渡词人》序 / 153
- 夏著《清宫词》序 / 155
- 林著《词学考论》序 / 157

- 卢著《曲学》序 / 159
罗著《锦堂论曲》序 / 160
曾著《中国古典戏剧论集》序 / 161
曾著《清风明月春阳》序 / 162
梁著《徐渭的文学与艺术》序 / 164
吴著《清代诗学初探》序 / 165
《文化与生活》序 / 167

序跋下(自著诸书)

- 《从诗到曲》初版序 / 173
《景午丛编》序 / 174
《燕台述学》序 / 176
《清昼堂诗集》序 / 177
《桐阴清昼堂诗存》跋 / 180
《宋人生卒考示例》序 / 184
《陈简斋诗集合校汇注》序 / 187
《陈简斋年谱》序 / 190
《陈后山年谱》小引 / 191
《唐伯虎诗辑逸笺注》序 / 192
关于拙著《辛稼轩年谱》(附常模文) / 196
《辛稼轩年谱》再版后记 / 201
《北曲新谱》序 / 203
《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序 / 204

演讲纪录

北京的戏园子 / 206

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 / 218

附 录

幻游记 / 224

爱 / 228

失题 / 234

我来到三千里外 / 237

如果这就是最冷酷的冬天 / 240

我就是这样 / 241

因百师《永嘉室杂文》整理后记(林文月)/ 242

从研究古典文学说到崇实四圣

在一个偶然的宴会上，某君向另外一群人给我介绍，说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这使我想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那时我在北京（后来改称北平）崇实中学读书，那是个一向比较落伍而已在开始前进的学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况已经开始前进，“励精图治”。于是济济多士中出了四位圣人，鄙人忝居其一，人称中国圣人，在那时我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证据是作文常得九十五分。还有一位洋圣人，不用说，他比旁人多知道些莎士比亚、莫泊桑之类。再有一位哑圣，此君沉默安详，不苟言笑，每发一语，风趣盎然。哑者，“夫人不言”，圣者，“言必有中”也。最后一位叫土圣人，来自田间，土头土脑，同学公议，上此尊称。其实哑圣与洋圣人一样，都是爱好新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土圣人则与中国圣人同为旧思想、古典文学的信徒。只因圣人的徽号不能重复，又碍难仿照胡同门牌分为洋圣人甲、中国圣人乙，于是只好屈尊他们两位，特别是我们这位土圣人了。

当时上距《新青年》出版、五四运动等所谓文化上划时代的事件已有三四年，新旧文化之争，在大学及比较前进的中学里早已风起云涌，在我们这落伍的中学却不过刚刚开始。四位圣人联合着他们的同志，分成新旧两团；国文教员也有旧派新派之分，正如北大之有林琴南与胡适之。尤其难得的是那位教务主任，大有蔡子民的襟怀风度，教员在班上讲甚么文章，学生开甚么辩论会，他满不管，只要不用黑板擦子作武器演全武行。

当时我们开文艺讨论会，争辩之烈，的确是仅免动武，但我们没有所谓三十六友、一百单八将等等的组织名称。我这位中国圣人与土圣人随时随地反对作语体文写白话诗，自己的文课自然永远是文言的，课外读物也都是些古文旧诗。新文化读物当时还没有多少单行本的书籍，多半是些杂志副刊之类，并非绝对不看，看完了却只有一个字：“骂”。土圣人的言行，凭了那股土劲，比我更为彻底。他总是爱用他自己以为奇古的句法，和如果不查字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僻字。记得有一次开冬赈游艺会，土圣人被举为文牒，写信请某大学的乐队，来校演奏。结果原件退回，后边批了几句，大意是说请用浅显的文字再写一封，我们好知道信上说的是甚么，至少要叫我们认识那上边的字。于是洋圣人到处宣传这个新闻，连哑圣也不守缄默了。

私人友谊的笃厚，不一定是由于志同道合；相反地，志同道合的人彼此之间，往往并没有甚么深交。我们这四圣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与土圣人总是一鼻孔出气，却是甚么也不多谈；我与洋圣哑圣见面就抬杠，却是无所不谈。直到现在，我们始终还是密友，虽然天各一方，已有数年，我还是非常想念他们。友谊上的亲疏，无形中就酝酿成了我的转变与旧圣人团的分裂。原来在未曾转变之前，我就不像土圣人那样彻底，虽然我有时比他更为激烈。我不用他那样的奇句僻字，我比他更多看些新文艺读物，多半都是洋哑二圣借给我的。起初这些东西是我们抬杠的媒介，久而久之，我开始觉得这些新玩艺好像有点道理。究竟怎样有道理，我到现在也不大说得出来，甚矣哉我之老不长进也。那时我只觉得写这种新玩艺比较省事；而且更能真切活泼地传达我们的口气，特别是用来辩论，用来讽刺，辩论与讽刺在那时是颇为流行的。更亲切更重要的理由是：我们在那时所看到的新事物，听到的新理论，以及由这些新的事物理论

所引起来的感想，离旧文章越来越远，我想要记载他们，传述他们，表示他们，都好像是非用与他们并起俱来的新文体不可。思想的转变常是文字转变的先驱，于是我开始写语体文来表示我的“新思想”了。这在我们那个犹有古风的学校是件大事：旧圣人团分裂，中国圣人扔下土圣人而转变到新圣人团那边去。

才开始去故就新的人，多少总要带一点旧味，那时的我，甫经转变的中国圣人，当然也是如此。明明转变了，却不肯承认，有如京谚所谓“卤煮寒鸦，肉烂嘴不烂”。同时，这转变是一部分的，是有条件的。我们那时，印行了一本校刊，那上面有一篇“诗话”，很可以看出中国圣人才一转变时的态度。近年以来，烂纸非常值钱，那些印出来的校刊都已被“废物利用”，我手边这本，恐怕快成海内孤本了吧？不愿使它长久淹没，抄在下边。为了保存原状，一字未改。

近来文学界中为著诗的问题，常起新旧的争端，新的主张作白话诗，旧的便说他们是“斯文败类”。我从先本也是主张旧文学的一人，现在却从各方面觉得新文学，倘若由一个知道旧文学的人，变通应用，也自有他的价值功用，并且有时非它不可，所以也就收起极端的论调，从俗浮沉，与世俯仰。但作文用白话则可，作诗却要有点限制。旧日的律诗排律等体，固然是虽美而非众之所能，不必人人一定作他，但是现在的白话诗，似乎又太容易，太随便了，既没有韵，又没有真正的、天然的音节，格调辞藻更不必说，甚么话，甚么事，都可以入诗，结果弄得毫无学识，毫无感想的人，也要藉作诗来出风头。所以新诗之中，只有百分之一二可以勉强称之为诗，其余不愧是“斯文败类”。自有诗以来，大概没有如此糟的诗界吧。因此我以为作诗最好还应当用旧体裁，旧文法，但可以不讲对仗，不拘字数，舍近体而取法于古风，即使用白话作，也是第一要有韵，第二要有音节格调，必能如此才配作诗，一般新诗巨子，也都是这样作的，其余篇什虽多，覆瓿而已。

“从俗浮沉，与世俯仰”，这孩子好大口气，此其所以为初生牛犊也软。至于所谓“斯文败类”，今日看来，殊不像话，而在那时，旧派对于新人，就是这样骂法，大学教授亦是如此，更不用说我们中学生了。这段小文，浅薄幼稚。既不懂新诗，也搞不清旧诗的各项体裁，竟把律诗与排律分提并列，好像它们是两回事。就连“诗是甚么”，都有点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像这样标准中学生的见解，中学生的文字，我把它抄来发表，却不自嫌其幼稚。正如同一个中年人，或者老头儿，给人看他十几岁时的照像，不管他现在是怎样容颜苍老，或是变化无多，总可以叫旁人看看此君当年是个甚么样儿。

诗的问题是复杂微妙的，不是简单浮浅的。我既无先见之明，更无创造之力，关于诗的改革，将来的途径，越来越不愿多所陈说。重观旧作，只有自笑其卤莽，这难怪我；浅薄幼稚的人没有不卤莽的，而浅薄幼稚正是中学生的通病。但是，我有一个截至今日尚未动摇的观念，就是说：倘使完全脱离旧的，新的也无从创造，不管这个新的是怎样与旧的不同。我之所以研究古典文学，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并不希望以后有人摹拟仿造古典文学，这绝对不是将来的通路，我只希望从事于新文学的人们，能够从古典文学里边得到所谓“情感意境的启发涵泳，文辞技巧的运用观摩”。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从旧诗里得来的资料，提炼净化了，运用在新诗里”。我不是一个建筑工程师，我不会设计建筑一所新房子。我只能把想要从事建筑，或正在从事建筑的人领到一所旧建筑里，告诉他们其间有坚固的整砖整瓦，楠木黄松柁檩。不只材料可以拆下来用，完整存在的旧式建筑也可以供设计绘图时的参考，爱用不用，权在他们。如果他们已经有了更坚固美丽的铜砖石瓦，更耐久的铁筋洋灰柱子，更适宜的建筑图案，完全用不着我这一套；或竟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把我的介绍贡献付之微晒；我也只有替他们高兴庆

祝，也许替他们悲哀惋惜：决不会像卞和那样没出息，抱玉而泣。反正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

原以“蜀生”笔名发表

《崇实四圣》篇后记

民国十年我十六岁，从北京西城绒线胡同崇德中学转入北城安定门大三条胡同崇实中学，民国十五年毕业。十三年度，因病休学，在校上课实际只有四年。这篇文章所记都是民国十一、十二两年，也就是我十七、八岁时的事。文章则作于三十一、二年之间，所以文中说：“二十年前的往事。”

所谓四圣：中国圣人是我自己，洋圣人是韦丛芜，哑圣人是李霁野，土圣人是刘玉玺。我和霁野、丛芜毕业后保送燕京大学，霁野主修外文系，丛芜和我主修国文。霁野燕京没念完即往英国深造，校名已记不清，回国后一直从事教书、译著。丛芜本来以写作新诗出名，燕京毕业后，弃学从政，对日抗战前曾做过他故乡安徽霍丘县县长，战时及战后又去经商。不管从政也好，经商也好，总之是脱离了我们的本行。玉玺考入当时新成立的辅仁大学经济系。民国三十六年我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曾遇到过他，那时在某银行任职。虽也改行了，却仍保留些土圣余徽。

四圣之中，土圣人最年长，今年应在九十左右，来台湾以后，音讯隔绝，不知是否尚在人世。霁野长我两岁，今年八十六，任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一级教授，最近有人赴大陆探亲，曾见到他，据云“垂垂老矣”。丛芜自少患肺结核，“带病延年”。我在上海时也曾见到，来台后无法通讯，传说已于民国三十八、九年间去世。他比我大一岁，得年不过四十五、六，而且其死可能有政治关系，不是因病。